

父 亲

禾刀

正月初六中午，中风久治不愈的父亲，独自驾鹤西去。

母亲说，父亲小时很顽皮，有次故意把路上的草打了结，把一个挑担子卖蛋的人绊倒了。我总觉得这故事有些虚构的成分，父亲更像个老实人：当农民，老实巴交，当司机，老实巴交。他的笑话常常不笑人，他的谎话总也骗不了人。

记事起，父亲是开车的，人见面就是陈师傅长陈师傅短的。父亲口袋里总是装着烟，见人就撒。烟盒纸他舍不得丢，给我们打草稿，结果挨了老师的批评：有钱抽烟，没钱买草稿纸。

父亲对我最凶的一次，我当然是记得的。那是家里盖新房，父母操透了心。有天起晚了，我偷了懒，躲到村后山上的渠道沟里。父亲知道后，二话没说，对着我就是个扫堂腿。奶奶当然是将父亲大骂了一顿，父亲一声不吭。这顿揍让我受益匪浅，至少在小学阶段学习从此不敢懈怠，自然也为父亲争了光，家里墙上多了不少奖状。

改革开放后，父亲单位把那辆老解放卖了。厂里说，谁先出五千块钱车就归谁。父亲嘴上虽然应着，心里却是怕的。那年代，五千块钱是个天文数字。别说五千块钱，就是一千块钱，也会压得父亲抬不起头来。

车最终被别人买走了，父亲没了饭碗，一气之下回家种地。父亲种地并不是好手，连基本的犁田耙地都显得过于别扭。在家里苦撑了几年，父亲决定还是出去搞自己的老本行。于是又在镇上开了几年车，倒贴了不少，最后是用母亲种的棉花抵的账。

几年后，父亲还是回到深山里的工作单位，依然是开车。父亲这次大胆承包了这辆车。父亲的厂离县城倒不是特别远，但交通条件差，每天只有一趟班车。票价算不得多贵，但山里人能省一个是一个，蹭父亲那台小货车的人总是特别多。父亲也想当个体户，收点油钱，到底没有收成，据说需要客运证，父亲觉得那是不可能办成的。父亲也奇怪，为什么别的车可以拉人，可以收钱，可以赚到钱，自己就不行。

后来单位把车又卖了，父亲又一次失业。回到农村的父亲手头越来越窘迫，酒越喝越多，直到中风。

我从外面回来，跟父亲说，学到一句话，“老实是无用的表现”。父亲立即陷入了长长的沉思，就像一下子不认识这个过了大半辈子的世界。

父亲中风后，开始生活勉强能够自理。跟许多人一样，父亲开始四处打听神丹妙药。有人说有奇药，包治他的病，结果花了几百块，一点用没有。有人说电动按摩脚盆可以活络血管，专治中风，又是几百块。

父亲戒了烟酒，开始锻炼，每天带着自己的标配——马扎、挂包、收音机、拐杖，走很多很多的路。开始是绕着村里转，后来绕着几个村转，再后来走亲戚、上街。虽然父亲依然没钱，但隔壁村几乎都认识他，见面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就像那个一直奔跑一直不会喊累的阿甘。

六年前，为方便照顾老人，我将父母接到现在所住的城市。父亲似乎盼望已久，一下子放开了过去十多年的“苦行僧”生活，烟酒都上来了。父亲的身体明显发福起来，啤酒肚在小区已无人能及。有快递员说货送到了家，我问不会弄错吧。对方说，是个大肚子老人收的。那错不了。有年，我给父亲买了二十斤自酿粮食酒，叮嘱慢点喝。父亲满口答应，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高兴。结果没过几个月，精光。母亲说父亲喝完了还偷偷买了好几瓶，以为她不知道。

母亲说了件事。有天晚上，父亲照例走到省博旁边的小山上（这是来城里后常去的地方），等一步一步踱回家后，突然说，坏了，钱丢了。不管母亲如何追问，父亲自顾自地拄了拐杖出了门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将二十块钱装在烟盒里，坐在那山上的凳子上抽烟。烟盒放在凳子上，钱装在烟盒里。烟抽完了，人回来了，烟盒忘在那里。等他一摇一晃地赶到那里，烟盒还在。为这，父亲激动了好几天。

不知是不是因为酒喝多了，父亲后来又中了几次风，直至四年前坐上了轮椅。父亲没法出门，母亲就推着他在小区里面转。小区里老人多，母亲就跟别的老人一起斗地主、打麻将，父亲坐在边上看。看到母亲赢了，他就咧开嘴笑，母亲若是输了，他就找尽理由说要回家。打牌的老人他都懂他那点心思，大都只是一笑。

中风后的父亲身子很重，母亲找人帮忙在后门修了条斜坡，好让轮椅上下。出门容易，但进门很难。左邻右舍看到后，常常会搭把手，但也不是每次都能遇上。有天下雨，天很冷。我刚到家，母亲说父亲还在后门。拐过墙角，父亲果然在外面，用那只还有点力气的右手抱着伞，后背已经被雨水打湿了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父亲立马笑了，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。

父亲总是说要活着看到他的孙子娶上媳妇，但是他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。年里他本来很难挺过去的，经常昏迷。按照新冠疫情期间的管理要求，父亲丧事没有举行告别仪式。母亲说，这也合他一生俭朴的意了。

父亲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在我们子女印象中，从没见过他流泪的模样，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

生机 汤青 摄

芳草萋萋碧玉洲

潘爱姬

看景去！被冬日禁锢太久的心早就想飞出。阳光大好，春风和煦，不把想飞的心灵放养一下，怕是被憋得萎缩了。那样就太对不住人生年华，也辜负了大好春光。

春天看景叫探春或踏青，我却喜欢踏青这个名儿，“青”多好！一见这个字我就想到要去“亲”。谁不喜欢青葱翠绿，谁不希望青青草地上奔跑撒野？谁不想忙里偷闲在“青”里把心情放松？

“岁岁春草生，踏青二三月”。几位好友趣味相投，把踏青这等小事当作了一次活动。目的地是小城不远处的颂嘉湖，并取了个主题叫“颂嘉湖踏青”。

桐城市的近郊颂嘉湖，是小城人们的大水缸，一直受政府保护，面朝市区，背部被龙眠山环抱。龙眠山是旅游胜地，风景的优美和文化底蕴的深厚，只有亲临山的腹地，才能感受得到，非笔墨所能描绘。

颂嘉湖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成为龙眠风景区的门面和前沿。但也不全是，因为进入龙眠山旅游是不走这条路线的。这也让颂嘉湖的水，永远保持着清澈而不被污染。因为离城近，抬腿就可以到，尤其适合短距离的寻美。

雄伟的湖坝，隔开了热闹和静谧。一边是人家、良田、河流、城市，一边是山岚、碧水、翠树、红花。站在湖的大坝上，远眺小城的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。转过身，扑面而来的是青峰翠谷，碧水涟涟，空气清新。这景的美好，无须多叙也可想象的。

年年春天，我们几个好友都会相约在这里聚会，挖野菜，聊天，撒欢。这里的一切，我们已很熟悉。熟悉之处无风景，应了那句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找一处没去过的地方拓宽一下乐趣，这主意由我提出，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小秘密。

三四十年的颂嘉湖，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现代化。到处是杂树野草丛生，旅游路上还要手脚并用的攀爬。年轻人好玩，我和几个小友沿着湖乱走，不知不觉就钻到了一片山林里，竟找不到回头的路。因为人多不怕，天近傍晚也不急着回家，索性就坐在山石上朝下观湖景。

西下的夕阳缓慢收起了光芒，留

下一个硕大的圆球，血红血红地悬在天畔，把颂嘉湖的水也映照得红光闪闪。湖中有渔夫在打鱼，几只小船飘荡在湖里悠哉游哉，被周边的苍松翠竹衬托着，绿的山，红的水，和点缀在水面上的小船，透析着美景里的悠然和野趣里的安适。这种情与景，当时无人能用言语来形容，现在想起还让我念念不忘。可惜那时没有手机照相机，无法保存下来，如此好景好意境如今已无法复制了。

渔夫大概也知道有人在看他们，竟放歌高唱，更把我们几个小青年迷得忘乎所以。这也是我人生唯一一次欣赏到“渔歌唱晚”之实景。现在的渔歌在颂嘉湖里已成绝唱，实景地或许还在。我提出：上游有个小岛伸进湖中央，如果有路进去的话，那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湖中之洲。

好事情一呼百应，几人开始冒险了。林深的地方无人，寂静，草木格外茂盛。“芳树无人花自落，春山一路鸟空鸣”，放在此时此地，最是适宜。

在山间穿行，杂树繁草的挡路，看起来不远，走起来老是不得靠近。大汗淋漓后终于看到了，湖中卧着的一大块绿莹莹、翠茵茵的草地，如硕大的一块碧玉，勾得人发狂心跳。这就是被我怀念了几十年的小小“绿洲”啊！

到了到了！啊！太好！太绿！太美了！这么一处好地方，我们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啊！几个女伴又是遗憾又是欣喜，欣欣然抢去那绿洲上拍照。啊！傻眼了。湖水的抬高，让一竿子长的水隔断了那块小小绿洲路，几个多情女只得望洲而兴叹。

这湖中凸起的一块地，没有树，没有石，青翠翠的全是草，在晚春里绿到极致。微风吹处，草尖颤颤地抖动着，如处子羞涩而含蓄，其态让人爱怜，又让人心里痒丝丝，很想摸一把，却叫人无法贴近。几个女子只能傻傻地望着，回转时，一路无言。

回途中，这湖中的小小绿地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，突然想起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两句唐诗，立马窃来改做“晴川历历龙眠树，芳草萋萋碧玉洲”。得意之余说给同道听，竟遭人质问：那鹦鹉洲有我们这“碧玉洲”美么？